

胡展奋 著

还记得雅典的泰门吗？那震动了几个世纪的
对黄金的诅咒，今天，已然变成了一支安魂
曲了。世纪末的中国大地呀，究竟还要承受多
少这金灿灿的致命的蛊惑！

黄金的挽歌

HUANGJINDE WANGGE

●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还记得雅典的泰门吗？那震动了几个世纪的对黄金的诅咒，今天，已然变成了一支安魂曲了。世纪末的中国大地呀，究竟还要承受多少这金灿灿的致命的蛊惑！

黄金

的挽歌

胡展奋

上海文艺出版社

著

内 容 提 要

时近二十世纪末,当人类在现代文明的旗帜下一路高歌欢进的时候,人类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同时也站在了万丈悬崖的边上——含有丰富金矿的小秦岭几年里就被破坏得奄奄一息;同样养育了中华文明的汤汤淮河已经被污染得成为一条剧毒无比的河流;海洛因带着死亡的热吻疯狂扫过中国大地;中国城乡的巨大差别诱发出城乡人灵魂的严重错位……一柄柄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头顶,人类再也不能无视生存的危机,高枕无忧了。

本书收录了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胡展奋近年来围绕现代文明的危机所采写的十一部力作,作品以独特的采访视角、强烈的忧患意识向在物质文明中沉睡的人类发出振聋发聩的警告,以无可辩驳的严峻事实提请人类珍惜自身的存在。

责任编辑:谢 锦

封面设计:官 超

黄金的挽歌

胡展奋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268,000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21-1912-2/I·1547 定价:20.50元

序

这本书最终还是没有请名人作序。

中间的部分原因是眼下请名人作序实在是过滥。

仔细想想,名人除了该对自己的书负责外,实在是不该对别人的书负责的,道理很简单,那本书不是他写的。

说是文责自负的,为什么这篇序偏偏要名人负责呢?

把自己可以做的事让给别人做,一般都有不便道明的想法。

最常见的是一种深层自卑。

其实,序的本质就是开饭前对大家说几句话而已,故而废话当然越少越好。

因此我首先要说的是,这本书内收集的几篇文章发表于1989年至1997年之间,原想针砭一下时弊的,不料作用不大,也就立存此照,说明我们周围的事情是不易改变的。

其次是我“还有话要说”。有缘的话,且看我日后的话本。

就这些。谢谢。

目 录

序.....	1
黄金的挽歌.....	1
第一章 大吼一声:挖金去!	2
第二章 小秦岭外伤	16
第三章 小秦岭内伤	36
第四章 千年等一回	53
淮河的拷问	63
第一章 阳光下的冥河	64
第二章 淮河,在干流外死亡.....	77
第三章 是谁杀死了淮河	82
第四章 地狱边缘	96
第五章 淮水汤汤.....	107
疯狂的海洛因.....	130
上部 蒙难众生相.....	132
下部 肃毒风云.....	159

焦灼的黃土地	185
上部 河西漫記	186
下部 西北颶風	200
走下神壇的人參	217
第一章 熱寂的黑土地	218
第二章 陪綁的西洋參	230
第三章 走下神壇的中國人參	240
躁動的陝北	258
第一章 聖地的窘困	260
第二章 老陝呵老陝	280
第三章 大震蕩的前夜	299
面對詐騙的黑洞	309
第一章 面厚心黑,驚世大案, 駭人听闻	309
第二章 偷換概念,製造越位, 陳倉暗渡	330
第三章 自身免疫,健全法制, 任重道遠	341
謬種潰散錄	347
沉重的晚秋	364
看不見的地獄	
——中國電話騷擾大寫真	383
酒 殤	399
上部 茫茫酒海流中國	399
下部 沉沉劣根穿南北	405

黄金的挽歌

把黄金播到田里,就能收获愚者。

——古代希伯莱格言

这是一道龙脊般耸起并且磅礴千里的山脉。

这是伟大的秦岭。

它头枕昆仑,足濯黄河,挟太白山华山而君临陕甘川鄂豫晋,其身軀之伟岸足够使这个国家的气候也因之而东西分野。

公元前 3000 年,黄帝出陕甘,渡黄河,入河南,在灵宝一带,这位大酋停骖西望,但见秦岭余脉“透山根似蔓菁而紫,金气森郁,隐隐然结成五采华盖”。

我们不知道黄帝是否受过地质勘探的训练,事实上这位曾预言过陕北有宝因而有勘探癖的大酋当即下令驻蹕灵宝,“采首山之铜”(太史公语),就地铸鼎祭天。

灵宝从此成为大有来历的地方。

但他没能预见到 5000 年之后,他的炼鼎之处会爆发一场被称为“金蛊”的时疫病。

防疫终将消弭。但大地却因此而沙化了,他的无数后

代子孙也随之沙化……

第一章 大吼一声:挖金去!

美丽的山岗事实上已是一具巨大的尸体

往西是黄土。再往西,还是黄土。

往西是流民。再往西,还是流民。

你可以在任何时刻,从郑州坐上任何一辆驶往豫西的车辆,你会发觉你始终和无数抛弃土地、闯山刨金的农民在一起——腩下一个铺盖卷,青筋暴绽,酒气熏天,扞虱而谈,话题只能是黄金,黄金。

铁路。

公路。

这是 50 万奔向黄金的大洪流,350 年前他们集结在闯王的麾下奔向大明的京都,仅仅几个月就拿到了他们想拿到的一切。

现在什么样的力量也阻挡不住他们逆向循着当年闯王挥戈东进的路线向豫西挺进。

小秦岭浑身震颤地注视着鸣鼓而进的流民。

我就是在这样的大洪流中,于 1995 年 12 月的一天像一张纸屑一样被夹带进豫西大山。

早在郑州的逗留期间,我就受到媒体的朋友警告:万万不可冒险进入小秦岭!因为据粗疏的估计,在那个三省交界(陕豫晋)的地方少说也有上千支各种型号的非法火器,若是遭遇战,就是地方武装也占不到“金匪”们的便宜。

然后在河南省地质局下属的一个科研机构,我了解了小秦岭产金史。

有文字记载的采金史可上溯到明景泰年间,但因战乱频仍,小秦岭的采金活动至清末突然中断,所有资料和相关人员也突然湮没,以至于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曾那么辉煌的小秦岭被外界彻底遗忘。

然而小秦岭是注定不会寂寞的。

60年代后期,河南省地质局的技术人员在检测一块来自小秦岭的水晶标本时无意中发现其含金量居然达到40克/吨(也就是每吨矿石含金40克,属富矿)。

小秦岭被进一步的地质勘探迅速证实含有超大面积的高品位金矿。

贫瘠的大山躁动了,自70年代中期始,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对小秦岭金矿进行有序的保护性开采。

崤山、熊耳山年收入人均不到100元的山民们对此最初的反应是冷漠而鄙夷:这石头咋看也不像有金子。

拜金情结深入骨髓的中国腹地的农民习惯上是凭传统来格物致知的,一如他们的先人始终坚信凭一部《水浒》就可聚众造反坐龙庭一样,他们坚持认为“金矿”应该是神话一样一铲下去是个元宝现身,最起码是一铲一个“狗头金”(一种罕见的自然金)才有“码地”的劲儿,否则不是白白坏了风水和庄稼地吗?

因此,当80年代中期,村干部挨家挨户动员山民集资采金时,人们宁可蹲他的墙角捉他的白虱蹭痒痒也不肯松开他的钱包包。

这种情况酷似多年后在上海最初推销股票“认购证”时

遇到的冷落。

然而最先获得采金证采金的人们像水发海参一样迅速膨胀起来,这差不多是一种疯狂的肿胀,暴富的榜样最先使农民失神的下颏耷下去、耷下去,然后是一阵强烈的“尿哆哆”之后的“大甩膀”——陕西的潼关,河南的灵宝、洛宁、卢氏,山西的芮城,一夜之间万千农户开了窍,掀起了一股男女老少全家上阵的挖金狂潮。

除了 1958 年的大炼钢铁,这样肆无忌惮地肢解掠夺国有资源的壮观场面是多年不见了。

如果从直升机上俯瞰,小秦岭整座山头整座山头的植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数密密匝匝蠕动着的小黑点,爆破的尘柱冲天而起,公路上公然是这样的标语:采金英雄,没金狗熊!

“去看看吧,有种的自个儿去看看吧,有什么事可别怨咱。”朋友说,“回头打个电话替你找个道上的哥们。”

我就是这样坐上了西进的列车。

方圆 500 公里的小秦岭是秦岭随意地伸入陕豫晋三省交界的大脚掌,它虽然小字当头,其实却大得超过人们的想象,其腹地近看切割剧烈,远看峰峦叠嶂,亘古以来渺无人烟且气候反复无常,原始森林蔽天遮日,传说日本鬼子一个联队进去后就“中了蛊”没再生还。

朋友打电话“搞掂”的“道上的哥们”已在指定的地点等我了。

他自报了姓名却又不让叫,让我叫他“跺爷”,说是道上都这么叫。

跺爷三十来岁,灵宝市豫灵镇人。紫膛长脸,两眼精光

四射，一米七八左右的个头，大寒天只穿一身军便服，肩背肌肉突起，两膀似有千斤力气。

据朋友的介绍，我了解了他的概况：1980年的兵。得山西戴氏心意拳真传。神枪手。

回乡后淘过金，因抱不平而“正当防卫”，一脚跺死一名已对他拉开枪栓的金匪，故而道上赠他诨号“跺爷”。

他现在的“正式身份”是出租车个体户。看到我，冷冷地打量了我一分钟。

中国的庄稼人几千年来就习惯这样地打量读书人。

这一眼，决定了我们之间本质上的对峙。

他觉得我精神不太正常或者是没安好心。

我则从一开始就怀疑他是个未被通缉的黄金走私犯。

我们彼此冷冷地握了握手，这只手粗硬得像瓦块，但正是这只手在以后的“小秦岭恐怖”中不止一次地帮助过我。

他先安顿我在灵宝住下，然后给我一个寻呼号码，说是想上山，他的吉普随时恭候。

我很快发觉在灵宝的逗留是完完全全地浪费时间。

这是一个因黄金业崛起而暴富的城市——年人均收入三五年内从200元飞跃到1万元，因此人均摩托车拥有量跃居全国第一；市区人口几十万，歌舞厅却超过了300家；听说上海有个“24层国际饭店”是上海建筑的经典标志，他们也就打造了一个“26层”的大饭店，却又因没人住或者不懂物业管理而闲置在那里干晾；类似的客房率极低的大饭店已造了几十幢。为了赶上“改革开放”的时髦，他们也是一定要有“开发区”的，问题是无外商问津怎么办，那就下令因采金而富强起来的市属十八个乡镇（含乡镇办）开发新区，每个乡

包建一个新厂子,生产什么都可以,但装修规格一定要豪华的“外资型”的,并且各厂的建筑风格不能有重复,以俾让“视察者”点头,让参观者称羨,因此这些仅供瞻仰的工厂平日不开工,“上面来人了”,便临时买来原料,拉来工人,穿上礼服,发动机器……人一走,上锁。

纸醉金迷,灯红酒绿,营养过度,消化不良。这就是秦岭脚下的灵宝,一个一味疯长的大孩子。

下雪了。北方的那种很厚腻的大雪片。每天都有消息传来,积雪的秦岭山道上每天有淘金者摔死和运矿车坠毁。

我决定冒险进山。我不能再等了。雪只会越下越稠,而在灵宝,天天有人请你喝酒,就是什么也不告诉你。

跺爷的吉普灌足了油。轮胎也上了防滑铁链。依然冷冷地打量着我。

我现在觉得他可亲。他至少不糊朋友。

我们这天的目标是直抵和陕西潼关一水之隔的文峪金矿。

小秦岭地区是我国仅次于山东招远的第二大产金基地,而文峪金矿则无论生产规模还是蕴藏量都占小秦岭第一把交椅。

当然,矿山秩序之乱也是小秦岭第一,据说贩毒吸毒、卖淫嫖娼、行凶抢劫、绑票杀人、倒卖黄金、雇佣童工、袭击军警、械斗枪战在那里是每天的必修课,哪一天“文峪”没有枪声倒是稀罕的日子。

跺爷不爱和我说话,只是猛踩油门,交通规则是全然不讲的。

一进大山,小秦岭的真面目即暴露无遗。

大山里的雪已断断续续地下了几天,然而大雪仍然遮不住小秦岭被强暴的现状。

一过阳平镇,我们所看到的河流和溪水要么都是乌黑的,比上海苏州河水还要浓稠,要么是惨白的,黏糊状的白色泥流缓缓涌动着冒着气泡,溢出河床,漫向田野。

最触目的是一种猩红的河流,同样黏稠并溢出河床,若是拍摄“牧野之战”,就是现成的“血流漂杵”。

我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频频停车拍摄,踩爷鄙夷地说,这样的河流整个小秦岭都是,方圆千里,你都拍吗?省着点。

“泥石流”的主要成分是个体选矿厂所抛弃的尾矿(即泥状矿渣),内含剧毒物汞和氰化物超标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如此“毒流”当然“触草木禽兽皆死”。

汞的自然状态是红色的硫化物,俗称“硃砂”,汞的地下渗透力可达 80 米,而如今汞之集结密度居然可以汇成“汞河”,因其富含我们目前尚无力提取的稀有金属和贵金属,日本等国家曾提出购买计划或投资合作建厂提炼净化,然而“我们”不干。

“我们不干”导致的恶果在这一天还只是给我初见颜色。

现在山道两旁的小秦岭被摧残的胴体已赤裸裸扑入我们的眼帘——

曾经植被茂密的山壁上到处是残碛,到处是废碛,千疮百孔,鳞次栉比,像华山北峰那样巨大的峭壁当初竟有这么多人上去啃噬,以致宏观地看,美丽而郁勃的山岗事实上像是一具巨大的尸体。

全是那些疯狂的个体采金户(也简称为“民采”)所为,如此勋绩使我们渐渐地相信“愚公移山”和“大禹劈山”的传说可能是真实的:山体上的硐口只要达到一定的密度,然后用烈火焙煨,最后泼上凉水,石壁就会整片整片坍塌。

我让踩爷的吉普在一堵特别残破的峭壁下暂停,因为这个山坡像是被百门以上的重炮轰击过。踩爷简单地告诉我,两年前这里还是一处富脉,人喊马嘶热闹得像小城市,如今矿脉一掏空,他们就走人。地貌遭此掠夺性的破坏大概五百年也恢复不了。

小秦岭像这样被“榨”过的山峰到处都是,等到每个山头都这样被“榨”过,小秦岭也就死了。

踩爷是个淘金老手,尽管寡言,遇到我请教,还是很肯说的。

他告诉我,金矿有贫矿富矿之分,同一条矿脉,隔一个山头一条洞甚至往往只隔一个硐口就贫富悬殊,两个矿主并肩子两个洞打下去,往往一个暴富一个自杀,不甘认输就公然拉杆子抢硐抢矿,所以当地人说,每条富脉都是人头祭的。

常规地说,吨含金 20 克以上算是标准的富脉,富脉的分布特点是“一窝一窝”的,民采因资金有限往往急功近利,找准富矿恨不能一下子将其榨干,免得夜长梦多,被人劫了,因而采矿的一下手就“狠准快”(吨含金 10 克以下的一概丢弃),“一个黑窟窿”猛炸下去,管你山体开裂,岩层坼移,掠足了金就走,如此一来岩体重创,岩心被掏,这条脉基本就毁了……

狗头金！狗头金！上山两小时，我就
像财神被供了起来——夜宿小秦岭

到达文峪金矿时，大雪已停，蹶爷一下车像是回到家，到处吆喝着熟人。

民工(当地蔑称为“马尾子”)是没有资格和蹶爷套近乎的，够格攀亲近的起码也得是个小工头一类的。

他们表示亲热的方式通常是捅一拳或者勾脖子摔一跤，然后是长时间地骂粗话，骂够了搂着脖去喝酒。

文峪金矿和陕西著名的潼关一水之隔，由文峪和东闯两个分矿组成，矿部所在地人们称为“零公里”，我们这天到达的地方俗称“二十三公里”，又叫大西峪沟，是选矿厂所在地和非法矿石交易市场。

大西峪沟也正好是豫陕两省的分界线，沟西属陕西省，沟东属河南省，因此也是整个小秦岭最乱的地方，概括地说，陕西方抓人，我一抬腿就跑到沟东，若河南方保护此人，你就完，反之亦然。

蹶爷一时兴奋，扔下我就近去喝几盅了。

我穿着皮风衣挂着相机突然像孩子一样无助地站在岔路口，全然没了方向。

到处是倒拖着土枪，“克郎克郎”响着，吊儿郎当地闲逛的人们，也有腰中暗插盒子炮或小左轮远远地斜眼打量着生人的痞子，服装都是奇特的，有的着一条警裤，有的穿一套无衔的警服，皱巴巴脏兮兮就没有一个配成套的，马尾子们都敬畏地叫他们为“矿爷”，实际上都是私人矿山的“护矿队员”，如同旧时护院的，那凶神恶煞的模样是刻意从各种录像

中草草学来的。

我自忖自己还是一个有点经验的记者，便强自镇定着，对四周“咣啷咣啷”着地拖的破枪视而不见，点支烟刚刚背着手试图摆一个“上面来”的功架，冷不防一个横叼着烟赤膊穿棉袄却又敞着大肥肚的大个子随手给我一个大叉子又顺手把我的“欧林巴斯”相机撸了过去。

“他妈的小白脸，谁让你在林区抽烟的！”在我蹲下满地找眼镜时，他已开始粗鲁地摆弄我的相机，四周是他的同伙的大笑。

但笑声戛然而止。我刚怒气冲天地戴好眼镜，大个子的大肚子已被一把雪亮的匕首指住了。

跺爷没声息地从天而降，那身功夫立时将大个子镇住了——“……还他！”

跺爷熊一样咆哮的当地话大意是再不还相机他大个子就得被当场开膛。

大个子没敢滞留就把相机扔了过来，然后又摊摊手：我这么有钱要他破机子干嘛，谁让他乱抽烟来着！

跺爷真的发怒了，信手给了他一个脖叉子，刀尖又顶了顶：“你刚才打他哪儿了？”

他回头望着我说：“揍他！”

……

我们被闻讯赶来的金霸头“小洋人”劝进了小酒店，转身又给了大个子一个反手嘴巴，至此我才直观地知道这地方黑势力等级森严，大个子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角色。

小洋人长得确实像洋人，骨子里也蔑视读书人，但有一个例外的取人标准：喝酒痛快就是“趟子”（好人）。

正好我这人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喝酒痛快。他就说你记者随意走吧,就别拍照。否则枪子不认人。

还给了我一块油腻的木牌子,上面赫然刻着那句著名的“造反有理”。说是他的“令牌”,可以在他所辖的四个硐口走动。

正是晌午时分,我踏着积雪,走上了一个无名制高点,俯瞰下去,文峪金矿像一大锅稀饭一样混乱。

头顶上是无数条“嗖嗖”直响的索道运矿斗,那是民采运矿的大铁箱子,编上各个硐口的号码,在各个山头来回穿梭,因此随时可能坠下,矿工们都称其为“不定时炸弹”(事实上已发生多起矿斗突然坠毁砸死民工的事件)。

公路上是无数争道抢道乱鸣喇叭的运矿车,东风牌、解放牌、“推拖拉”、大黄河、小南京直至手扶拖拉机、三轮蹦蹦车、独轮人力车,从现代到原始乱哄哄什么车都有。塞车——堵道——疏导——再塞车……交警自然是不会有的,排堵就是各个“山头”各个把头之间的江湖较量了。

山坡上是无数黑脊梁朝天的民工,在自己的田地上,他们生来就背朝青天而在这里他们宁可再次背朝青天。

现在请你想象这样的大场面:每座含金量高的山头一到午饭时刻就轰地站起成千上万的民工。

一位去亚武山旅游的老外曾困惑地问:是不是在进行军事演习?

事实上金农已占山为王。

我国宪法明文规定:所有矿山资源归国家所有。

但在小秦岭,应属全民所有的金矿实际上已有 80% 左右,“三家分晋”“五马分尸”般地被各种势力私分了,本质上